

LIFESTYLE JOURNAL

信報
優雅生活
::: :::

Lifestyle of Value Enlightenment
> 24 FEBRUARY 12 > ISSUE 61
BI-WEEKLY 隔周五出版

::: > ART

雌
·
雄
·
大道

行為藝術之高人，都是大隱隱於市的大時代行道者。隱時絕跡遁形，顯時光芒萬丈，隱顯隨意，鮮有孤芳自賞而不能面向世界、面向群眾。本月底來港作個人展覽的英國活寶Gilbert & George和已故德國的Joseph Beuys，都堪稱西方行為藝術泰斗。至於亞洲的代表張洄和日本的森·万里子，則是中、日後起之秀。二人勇字當頭，於九十年代上演過的「真人騷」藝術，早已名留史冊，實毋須多費唇舌。今天，逾不惑之年万里子和張洄更潛心向佛。人既然昇華了，藝術亦隨之而改變。我們未看其藝先審其人，趁二人在金鐘新落成的亞洲協會(Asia Society)香港中心參與當代佛教藝術展時，探討一下他們的心路歷程。

文：Andrew Chan 圖：Ben Tam

Zhang Huan
張 洄

可能生活安定了，這幾年看著他，帽子上架著一副眼鏡，活脫是一個文明人。張洄是一個鄉下人，年輕時在河南攻讀藝術、教西方藝術。當時得23歲的小伙子其後隻身到北京闖，甚麼都豁出去了，也真的給他闖出一番名堂來。在九十年代他的行為藝術，總是赤條條血淋淋的模樣，不是光著屁股用鐵鏈把自己吊到天花板上(1994年的《65公斤》)，就是光著屁股坐在北京東村的12平方米的公廁裏，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，任由蒼蠅來魚肉(1994年的《12平方米》)。

裸體、刻苦、自虐是他的標誌，讓他聲名大噪，也讓世界見識到中國行為藝術的功力。就算不是赤身露體時，張洄也不見得會穿得像正常人。2002年，他穿著一件由牛肉織成的緊身衣，狀若滿身肌肉的「大隻佬」在曼克頓市中心喪跑(2002年，《我的紐約》)，比Lady Gaga穿牛肉衣出席MTV頒獎禮，足足早了八年。

他笑起來看來還年輕，但自己卻說都快五十了，不能老是這麼個行為藝術下去。「現在沒有這個賀爾蒙做這回事了，而作品亦會隨著心態轉變。」他說。這些日子，他喜歡說命，會說子曰，君子畏天命。作品不是孔子的大頭(《問孔子》系列)，就是佛陀的大頭，包括今次在亞洲協會露台上展出的最新銅鋼雕塑作品《長島佛》(不是長壽佛)。

藝術品也多用了灰，佛像、佛大頭都佈滿了灰，法國名攝影師Gérard Rancinan也要老遠跑到上海，拍下他在灰中工作的模樣。「我在上海的靜安寺，看到香灰瀰漫時悟到香灰在中國人的歷史上，代表對幸福的期盼，這是有用到灰的原因之一。」張洄說。

他信了佛，告別了裸形外道，自殘求道的日子，亦相信命運和緣份。「我們兩個來自不同的地方，今次能夠相遇，不是很難得嗎？」

言談期間，張洄眼神銳利，瞥見區區手中一本講中國當代藝術的新書，印滿自己舊作的相片。區區想送給他，賣他一個人情，還打趣說：「你拿你價值連城的作品來換吧。」張洄置若罔聞，笑著掏出六十塊，買了我原價三百五十塊的書。電光火石間，高下立判，兩人即場上演了一幕再市僧不過的行為藝術，這個緣份擋不了，仿佛是天命難違命該如此，在下也得認命。